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十二

蕭山 朱樸雲

職制

糾劾

議已革編修洪亮吉罪狀　成親王

条劾提督將領失紀玩陣　百齡

密条泉司跋扈　程國仁

附歸籍　外補

陳請歸養　李因篤

陳請休致　趙申喬

乞補外吏　謝濟世

特糾奸貪大臣疏　順治二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吳達謹

題為特參奸貪大臣以肅政本事、竊惟憂国奉公者、宅揆之職、改過自新者、立身之要、未有

恩隆特簡、猶然狹媢成奸、豺狼任性、蠹国禍民、如今日之馮銓者也、銓為逆璫魏忠賢乾兒、陰謀篡弒、戴之大案、炳如日星、今蒙

皇上特恩、列於內院、四海語讙、咸曰刁璫餘孽、豈堪為開基元老、辱

朝廷而羞當世士、必自此人始、然臣以君子之心待人、猶冀其痛改前非、或慝心積慮、稍稍以隆恩當報、留意国家、不謂奸貪改

習、然不少移、愈趨而下也謹據確見實聞、條列具陳一曰公
孤燮理陰陽、今京師半年之中、霪雨雷電異常、各省水旱
水災疊告、我
皇上
仁心仁聞、兢兢恤民、何事上干
天意、此
災變之來、乃臣子邪氣所致、銓泄泄弗圖修省、視若故常、推
戕賊、寬而不思其咎、此宋奸相王安石、天變不足畏之故智也、
一曰綸扉之地、
王言
綸綍所關、今奉疏每上、而票擬自專、如臣堂官趙開心請湖
廣巡撫及留貢臣范文程等兩疏、正切而不奉
俞旨、
非銓攬權、自負票擬在年使人畏懼逢迎也、何以專擅

至此一日賄賂乃
新
朝痛恨有犯必誅銓以姜瓖歸順時曾遣心腹至其家索
鑽三萬兩許其封拜瓖不從但答以金馬等物大拂其意當
朝廷招徠遠人之時股肱大臣公行需索且封拜何事而可以賄營
即此一端其平日招權納賄可概見矣然而終不敢明言于
上前惟懼之殺之耳今瓖現在可問也一曰
朝廷虛心国事委用漢臣是曰是非曰非所以明賞罰而戒明比
也苟有人心何忍上欺
君父如李鑑為霍然所指而銓百計庇獲此內院所見外廷所
聞物議沸然謂銓納賄為此然行賄受賄臣屬風聞而

朋比為奸、即此已大失

朝廷任用之至意、一曰巨奸阮大鋮、昔為魏賊謀逆、今賄馬士英為南司馬、大肆貪殘、至亡其國、此謂喪家邦之人也、歸順書無其名、知穹兇所懷何意、乃銓懸懸注望其來、屢囑南行者、令其早入長安、此人一至、與銓招搖腹党、屠戮善類、重陷生民、天下事大去矣、

皇上所以用銓、求其錄忠去佞、奠安斯民、設心若此、謂無負

國家乎、一曰密勿之內、政本所関、豈大臣結納黨緣之地、銓乃令其子馮源淮禮入內院、大張筵宴、延學士講讀史館、并中書等官、窯盤銀七珍膳水陸交歡竟日、意欲何為、明明為招搖

結納也如此則銓昔日之故態猶在矣咫尺
天威而横行無忌若此其平日縱子往來貴要招攬权貸又何如哉
要此乃臣所熟知者至前議外喧騰貪婪萬狀臣固不敢輕
以風聞入
告也夫銓居政府今既年餘
皇上聰明天縱豈不少見逢迎醜態滿朝學士日夕相親豈不洞
矚小人肺腸臣新進小臣矢心圖報必不敢沽名以瀆
天聽實見奸臣在位国事必自日非
皇上一段弔民伐罪苦心為此一人蒙蔽致
上德不宣下情不達實可痛惜伏乞

聖明立賜斥罷使普天之下、共仰

日月之明、忠良競進政理刑清、為千孫建無窮之業、臣即言出禍隨、甘之如薺、臣不勝痛哭之陳戰慄待

命之至、

糾參貪剝民之督臣疏 順治八年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魏琯謹

題為督臣貪剝民誅

朝廷以亂官常事、臣惟節鉞重臣、上宣

主德、下恤民隱、地方視為安危者也、而總漕居南北襟喉、尤關

軍

國命脈、督臣吳維華、明朝勳爵也、投順以來、俾以鎖鑰之任、

備極

寵遇之隆、謂宜如何揣摩矢報、正己以率屬、以求無負

國恩者、乃于去年十月內、見其率屬捐助一疏、稱自捐銀一萬

兩分派所屬并檢括各項共九萬三千兩詡詡然自居首唱若見為數獨多為時最早可回寵祿而鳴得意臣不勝浩歎淮揚何地總督何官所謂率屬者是何法守也淮揚連年水旱一望白茅額派既不堪命復責令道府州縣損助紛紛多者二三千兩少不下千餘兩即荒僻殘無不五七百兩計者夫此項銀兩果各屬出之橐中乎抑仍取之民間乎上以此求下下以此媚上其間追呼詐索火耗加添正捐者九萬三千而上下官司之假公濟私者不知幾萬小民之典妻鬻子敲骨出髓者更不知幾十萬也嗟乎淮揚之民何罪而堪此乎且惟華者原諭令爰查官吏擾詐

功

作興者也乃躬先倡率指

令為聚斂之符蠹民膏為希寵之計利歸于己怨歸于上稅

豆好惡同民將誰欺乎大華之屬亦多替矣作法于應狀恐

其貪似此相率屬何則焉然則所謂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者惟華可謂兼之矣我

皇上

洞悉民艱慨然停工銀兩悉歸正項萬姓歡呼始信前之

勞民傷財為此無益之舉者責諉諸臣有不得辭其

責也近見餉部諸臣俱撤惟華居然尸位謹據原疏

明白糾參伏乞

敕下

該部確議罷斥為人臣怙刊尹

君之戒、臣但從

国計民生起見不遑恤权势之並己也、

特糾越制冒濫疏　順治八年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楊義謹

題為特糾邪臣越制欺
君冒濫名器仰祈
大奮乾斷以正
国法以儆奸醜事竊惟域中無兩大合天下以定一尊故自古帝
王垂拱御宇望明堂而朝聖后其宮殿巍煥與臣下迥異
非徒崇壯嚴實以聳觀瞻也臣伏讀
聖詔內諸王奉稱墨勒根王所造府第與
皇上宮殿無異事查其僭越之原皆以工部右侍郎李迎晙陳

誤逢迎之為學也夫迎睃齷齪卑汙之狀久不齒於輿論、即前任營繕郎特督造四勒根王栢第、翬飛鳥革、爭强鬥嬌不惟凌空挂斗、與

帝居相同、而金碧輝煌、雕鏤奇異、尤有過之者、方今

朝廷大工如

承天等門、乃萬国瞻仰、百官嵩呼之地、關係何等重大、迎睃竟任其頹廢、漠不關心、耗竭帑藏、獻媚凌

尊、不過借竹頭木屑、為獵華躋膴之階、假窮工極巧、作固寵窃位之計、竟中止知有美官、目中尚知有

君父乎、如此天譴匪神奸、鎖營運化、不數年而躐陞侍郎、輿沐猴

而冠我

皇上親政之始、院部大臣甄行淘汰中外莫不快、孤若迎睽者豈可一日容於

堯舜之世哉、臣與迎睽素無一面之識、一言之賠、但從

朝廷起見、誼難緘默、伏乞

勅下吏部立行處分、以正越朱欺

君之罪、庶

國法明而名分肅、奸邪除而仕路清矣、

重名器疏 順治十一年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張嘉謹

奏為名器不可濫假然臣不宜復進請

旨罷斥處分以肅班聯以清重地事竊是非者天下之公論舉錯者

朝廷之大權故進賢退不肖則賢者得以彙征而不肖者亦甘罷屏跡未有身蒙棄逐復鑽營求進濫膺爵祿而靦顏居是位者臣於宏文院蒙與纂事編修金元積不能不駭異焉元積昔與臣同官始巡按河南繼巡按蘇松貪鄙愈彰穢聲大著百尔在位無不舉為笑談則長安士民亦無不衆口交斥順治八年甄別御史已奉

旨革職、為元禎者、即宜悔過潛蹤、甘心恬退、乃復百計圖誅、必欲身躋榮顯、遂改頭換面、濫叨與纂編修之職、無論褻勿重地、不可究此害小、然以革職之官、死灰復燃、揆之國典、斷無此例、夫以督撫糾參之官、亦有得還原職者、然必完璧無瑕、故尔錄用、若元禎顯然褫革、可以改官別授、則凡以監司革職者、可別為知府同知、以知府同知革職者、可別為推官知縣也、事關一人之榮辱者小、而關朝廷之黜陟者大、如果臣言不謬、伏乞聖明即將元禎革職處分、則賞罰明而勸懲明、可風動天下矣、

直陳海寇釀禍之根疏 順治十二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龔鼎孳謹

奏為直發海寇釀禍之根、家請

乾斷事、海賊鄭成功、負

皇上招徠之大

大恩旋撫旋叛、今且攻破漳泉等郡、聲勢猖獗、奮螳臂以抗

王師奉辛

天討大張、旦夕自當投首、但釀禍之人不問、則行間之賞罰不炅、釀

禍之根不除、則內外之消息不斷、臣不避嫌怨、敢為

皇上密陳之、浙閩總督劉清泰剿撫無能、一籌莫展、當因

山金勵攻圍海澄時、勢必在克濟奏乃不能相度機宜同
心撲滅、致賊衆復肆狂逞、禍成燎原、其貽誤者一也、及見事
不可為、遂以病
請、並蒙
恩俞、允而新督未至、自宜仍駐衢妙(州)控未(制)陵要、乃東裝迎慮、早
踦杭妙(州)以西、近閱其本章、軍政、料理文移、與平時無異、則非
不起之病可知、借口息肩、獨以憂遺
君父、其貽誤者二也、此臣所謂釀禍之人
皇上宜亟賜處分、以飭勵行間者也、同安侯鄭芝龍蒙
朝廷豢養之異數、自古未有、初猶謂借其榜樣、勸導來歸、今

十年於茲、桀驁彌甚、並許僕從諸人往來不絕、家信頻通、
既不能訓子革心、又不肯束身待罪、出入
殿陛、密邇宸嚴、子弄兵於海壖、父高枕於都下、行路之人、知
其不可、
皇上縱急投鼠之勞、不忍即置於法、然其一切起居動靜、何
可不倍加防閑、倘用兵之際、虛實或為所窺、封疆之憂、近
在肘腋、此臣所謂釀禍之根、
皇上宜早為留意、以肅清內外者也、

特糾陳請之非疏 順治十五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為特糾陳請之非以肅紀綱事臣竊謂帝王之治天下也莫尚乎礼礼以辨名定分截然而不可易為人臣者兢兢循礼不敢踰越斯為節謹度小心事上之道也若義王孫可望者臣不能無議焉夫可望何如人也始以張獻忠養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憤縱而稱兵犯順逆我顏行迨衆叛親離計無復之然後率數百疲敝之卒亡命來歸古者失国之主如劉禪孫皓陳礼之流皆不過封為公侯即開国元勳封王如郭子儀李光弼者亦無多人明之徐達常

逕春皆生而為公、死而封王、
皇上開天地之心、盡赦可望從前不法、而錫以茅土之爵、實屬古今
曠典、為可望者當念何功何德、美食錦衣、游處洗心、改行從
善、庶收桑榆之効、以答高厚之恩、乃臣觀其見之疏章者、屢
可駭異、即如出師命將、出自
朝廷、可望甫未歸順、便請從征、若可望文足經籍、武能戡亂、何
至坐望見敗辱、鼠竄奔投、可謂不自揣量、冒昧無知、對越則請
動內帑、為彼經營、臣聞
天子穆穆、端拱垂裳、豈有借財於人、亦豈有人臣借財於
天子之事、昨者聚合之奇緣一疏、復為伊弟請給勘合、夫勘

朝廷
合之給為
緊急公事及官員來往而設非常人下賤可以冒濫也今
可望之弟可昇不過一食粮兵丁耳未授一命之官擬取家
眷則応自備脚夫未聞牧圍小人寄以乘堅策良道途望
華之驛者也臣聞高爵厚祿惟有德者宜居之今可望
悖礼背义越分干名其罪有之臣忝列憲長豈敢畏避
不言伏祈
皇上
大奮乾斷嚴加處分以肅名分而正紀綱則冒濫請而臣
子咸知敬共之義矣

糾參大學士明珠等罪狀疏 康熙二十七年

監察御史臣郭琇謹

題為特糾大臣背公結黨、納賄營私、仰請

乾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直錯枉而已、堯舜之世、未嘗不有共鯀驩兜、堯舜之知焉因其才而姑用之、俄焉知其奸而誅殛之、故堯舜之世稱為極盛、我

皇上聖德純粹、聖鑒淵深、毋放勳重華、異世同揆、臣竊見

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被澤、一物不得所、而竊歎誦千古難遘、遇也、然輔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以樹私

竊威福以惑衆心益縱恣、
皇上灼知情偽、于一切用人皆由
宸聰獨斷、中後外俞脈、無不踴躍思奮、良豪
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流涕、莫知所以為報、竊自念職在糾彈、
仰體堯舜之心、敢效鷹鸇之逐、謹將大學士明珠、余國
柱背公營私、實跡、臚列具呈于左、
一 凡閣中標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
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
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即如御史陳紫芝參劾湖
廣巡撫張汧疏內、并請議處保舉之員、

皇上面諭九卿應一体嚴議、乃標擬竟不之及、則保舉張汧屬指麾即此可見矣、

一 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結党羣心、挾取貨賄、至于每日啓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心腹、拱立以待、皆密語移時、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関係之事、必請命而行、

一 明珠連結党羽、滿州尚書、則佛倫、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臘塔席珠等、漢人之挑攬者、則余國柱、結為死

党、寄以心腹、向時凡会议会推、皆佛倫僖思泰把持、而国柱更為之囊橐、惟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門、凡督撫藩臬缺出、余国柱等無不展轉販鬻以索及滿慾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愈恣剝削、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遇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不給足者、此皆倩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

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陞孝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任意派缺、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

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靡費河銀大半分
肥所題用河銀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
皇上試察靳輔授任以來請過多粮幾何通盤一算則其弊
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為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
卿亦無異辭及
皇上欲另委人則以于成就〔龍〕方沭
聖眷舉出必當
上旨而成就〔龍〕官止臬司何以統拜於是故題奏仍屬靳輔此時未
有阻撓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就〔龍〕議不合於是始一力阻撓
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天鑒正明、當洞悉靳輔累累抗拒明詔、非無恃而然也

一 科道官有內陞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需索、至于考選科道、即與之訂約、凡有奏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

一 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言甘語、百般款曲、而陰行鷙害、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為總憲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旨、御史吳振方頗有參劾、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款、但約略指參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窺探

上言、其術足以彌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恩之罪、書之罄竹難盡、

皇上鼓舞臣僚、責其實心報効、臣受非常殊
眷、若捨豺狼而問狐狸、即為辜負
聖恩、臣罪滋大、臣固知其黨羽實繁、睚眦必報、特有
聖主當陽、何所畏忌、伏祈
乾威立加嚴譴、簡用賢能、俾贊密勿、天下人情、莫不感戴、
聖明無盡、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

請毀前明逆璫魏忠賢碑墓疏　康熙四十年

巡視西城江南道監察御史降一級留任臣張瑗謹

題為逆惡之罪、既已正典于前朝、私竪之碑、豈宜倖留于後世、亟請

乾剛勅毀以儆奸邪、以垂鑒戒事、竊惟建祠立廟、刊碑題額、乃

朝廷報功之盛典、恭聞我

皇上前歲

翠華南幸、

勅修岳飛之墓、

賜題于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义扶山河、恐其歲月浸久、湮

荒烟而没衆草也、故特表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凡天下之抱貞志節
者、無不感激涕零、共仰我
皇上
之彰善於前代、如此其崇隆也、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癉、
臣奉
命巡
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閲、遥見香山碧雲禪院、俗呼于公寺、寺後峻
宇繚墻、覆壓數里、瞀葱綿亘、金碧煇煌、疑是前代王侯之
寢宮、詢之土人、知為故明罪惡滔天磔屍身後逆璫魏忠賢之
墓、臣不勝駭異、駐而視之、見有穹碑二座、巍然並立、合書欽差
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内府供用庫尚膳監印務司
礼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諱忠賢

之基、且現見之頂、俱為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啓時、窃操国柄、屠毒忠良、悪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门、使碑生祠、幾遍天下、神人共憤、直至崇禎初年罪悪發露、潜行自尽、後乃磔其尸于河間、巷伏人心、迄今公論在人、尚恨戮屍不足以蔽厥辜、又何可於載補近地、留此秽悪之跡、潛越之制、以欺壓山灵、玷污勝境、且使後代無知之閹寺、誇倜欽羨、以為身其遭題戮于生前、墓犹留壯觀于奕世、何以儆巨憝、昭大法哉、尤可異者、碑後刻有孝官、孝孫等六七十人姓名、並不填寫年號、伏其造于故明之日、豈有斯遭正法之逆璫、敢于潛損、乃係其造于我

朝

鼎定之後則不書

昭代

之年號、尤屬狂悖不法、在豎碑者、皆喪心無知之徒、不足深

罪、其如駭違逆士庶之見聞何、況當奉

旨勅

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為之立傳表揚、以

彰公道、據敢

光

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兇羽、大膽褻天、目無三尺、一至于此

伏乞

皇上

天威乾斷、即

勅地

方有司立仆其碑、剷平其墓、俾天下後世曉然知兇惡之徒、並

不能保全玟塋于身後、其子

[illegible]

聖明

痺忌之義、不啻炳如日星、戾于斧鉞矣、緣係條陳事理、字多逾格、貼黄難盡、未敢另繕、如果臣言不謬、仰

祈

皇上

睿鑒施行、

請重處悖旨之部員以敦國体疏

協理山西道事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俞化鵬謹

奏為

聖主恩澤及民懲貪悖旨

旨褻瀆、乞賜

乾斷、從中處分以敦

国体、以杜包攬事、竊臣一介寒儒、至愚極陋、荷蒙

皇上隆恩、由巽令拔至臺班、自問遭逢之盛、縱竭犬馬微忱、抑不足仰

報萬一、伏覩我

皇上宵旰勤勞、達聰明目、數十年來、国計民生之大、無一非

睿照、所及、非因東省荒歉、時廑
宸衷、廣為籌畫、蠲租發帑、而外復截留漕米八十三萬、以濟全省
飢民、在光天化日之下、無不知
皇上孜孜汲汲、惟以愛民為念、即發數十萬倉儲、以賑災黎、亦屬
聖心所大快、乃有刑部廣西司郎中章紹聖、河南司郎中吳應龍
等、具本叩
閽、請將截留一項、遵照舊捐、各認捐項、補完等語、臣聞之不勝駭
異、夫捐納屢奉
上諭、永行停止、即如四十二年山東撫臣王国昌、請開捐納、奉有
嚴旨、豈可倒禁止於荒歉之年、而反廣開於豐收之日、是我

皇上

愛民盛心、近則明示於四海臣民、遠則頌美於千古秋萬世、而紹

聖等數十人、獨謂賑濟之恩、必待揄揚、其罪一也、定例三品以下、惟

言官得以題奏、百姓有真正冤抑者、方許叩閽、夫司既非納言之

臣、有職亦非百姓可比、事屬違例、語亦無根、其罪二也、查奏內

有名人員、半屬攬揹積棍、前既假名罔為居奇、今復借倉廒為

聖斷、其罪三也、胡宣孝、邊王患民、戴同文、馬文鏞、沈潛等、俱係

見任外吏、且秦晉滇粵、散處數千里外、何由知事例捋鬧同遣

覲戚子弟、彙齊列名、若窮盡根株、必係光棍假捏、五月二十日

臣於

察禁、知紹聖註囑、至今未起、而奏內哀然居首、如知情是

方澤

為罔上不知則應舉首參奏何事視同兒戲其罪四也凡係陳

事宜上聽

聖主

睿裁下聽部臣確議而紹聖等輒敢比照事例預定銀數並有

分班銓用字樣將使銓政任其更張項款隨其輕重其罪五也舉

內定價員稱一兩四分而伊等在外包攬照數加倍是交庫之外尚

浮銀百餘萬勢且盡飽貪壑而誑云急公其罪六也此舉借

他人之物先顧一己或徒手得官出外剝民或獲利千萬飄然脫卸

迨振捐變計勢必蹈而安之誑撤而

天

庾終於難補其罪七也夫我

皇上

惠愛蒸黎不遺餘力固已至極無可復加為臣子者欲竭志

彈能尚無寸長、得可佐

聖心

所未及者、而公歷小官、忽發狂言、事犯叩閽不言之例、應按光

棍律連從重處分者也、臣身受

主恩、

罔顧填忌、職司言路、何敢緘默取容、伏祈

皇上

大賜乾斷、使中外臣民洞達

聖衷、

則倉庾自可無虧、官方不致有玷、奸頑無恣肆之謀、朝廷

野享太平之福矣、

被糾自陳疏　康熙四十四年

偏沅巡撫臣趙申喬謹

奏為謹瀝微忱、仰祈

聖鑒事、竊臣九載外吏、七年田里、蒙

恩拔擢、畀任封疆、常慮才識謭劣、涓埃無補、感激

高厚、勉圖報稱、惟知上有

君父、下有地方、一切文武故舊、書疏往來、即家人父子、亦不能兼顧、如

臣子鳳詔、遠任大原府知府、道路既遙、音信正少、彼中諸事、臣俱

不及聞知、近閱邸抄、見臺臣蔡珍、為

聖主之洞鑒最真、舉臣之代題可駁謹據實糾參、以肅政方事一疏

内称山西學臣鄒士璁特有代題保留撫臣一疏、查素疏內、有大原府知府趙凤詔、係巡撫私人等語、士璁既屬凤詔同科進士、其父申喬、又係士璁本省巡撫、彼此世好、綢繆固結、今大原士民到彼懇保留、爲知非凤詔之賄囑、鄒士璁冒昧代題、又爲知非凤詔之請託等語、夫大原地距長沙數千里、臣子凤詔之有無賄囑、曾否請託、臣何敢妄爲置辯、惟是臺臣所称彼此世好、綢繆固結、臣果有此心、即是結党欺

君之罪狀、臣受

恩深重、根劾無由而敢結党以欺

聖明、則臣即律外逃于

法斷難逭于天誅、但臣子鳳詔前年揭送李 書函一案、久爲衆口所交責、蓋李 與臣同中康熙八年南北榜舉人、而子李 與臣子鳳詔、又同中康熙二十六年南北榜舉人、臣子鳳詔既得罪與同科舉人之父、則學臣鄂士璁亦未必修好于同科進士之父、且臣子鳳詔既得罪于父之同科舉人、臣又何至再修好于子之同科進士、至臺臣又謂臣係鄂士璁東省巡撫、彼此綢繆、臣年力既衰、末日苦短、官情既淡、交情正疎、況臣駐箚湖南長沙、鄂士璁籍係湖北麻城縣、相去幾二千里、臣子與鄂士璁並屬同科進士、臣與鄂士璁實未謀面、若以東省巡撫、即有綢繆、則楚省之仕內外者、頗不乏人、如其一

言一事、即沛罪東省之巡撫、則巡撫豈能盡約束東省之仕官、而臺臣恭珍、遽指為彼此綢繆、果有所風聞耶、抑出于揣摩之見乎、臺臣職司言路、凡有風聞、固宜入告、而揣摩之語、似不應上瀆

宸聰、撿之臣本庸材、濫膺逾格、一家俱逆非常之

恩、揭過每處望外之榮、除臣子凡詔聽候察實處分外、

伏乞

皇上俯鑒微忱、將臣亟賜罷斥、俾孤子不為仕路所不容、而林泉

永戴

聖慈於罔極矣、瀝詞具

奏

曷任悚惶之至

議誅逆臣年羮堯疏 雍正三年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題為請誅奸惡悖亂之逆臣、以正

國法事、竊臣看得自古功臣、每有不克保全其身家者、非國家待之以薄、皆由此輩之不克善居其功、果能如尹之說、周之旦、尚以

朝及漢唐諸臣、何常不克全其名節、保其後裔哉、況我

國以忠厚開基、上自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各以天地之量、堯舜之仁、厚待功勲、保全臣下、世其爵
秩、録其子孫、迄今封廕不絶、及至我
皇上以
至聖之聰明、
大孝之純德、纘戎大統、整綱肅紀、法度彰明、而寛待臣庶、尤
優
恩被有加、不但百爾臣工、感恩感激、共圖报効、即昆蟲草木、莫
不向榮沾化、同遊此
仁恩浩蕩之天、是以
聖德廣、被乎遐方、

天威遠振於殊俗懷德畏威者非一姓輸誠向化者不一類即
青海之小醜偶爾跳梁而
聖慮之神謀已無遺策行間大小諸臣不過奉
皇上之指授以振軍旅遵
皇上之方畧以攝人心年羹堯惟知擅作威福恣貪殺戮而已惟智
濫軍功遍植私党而已又何功之有哉而
皇上
聖德淵深
天懷廣大不自以為功而以為年羹堯之功不自以為能而以為年
羹堯之能推心置腹格外加恩晋以太保之崇階賜以上公之

世爵榮封祖父蔭及子孫、名器之錫、等於懿親、褒諭之加、过於賢哲、自以為年如羹堯者、即剖腹盡瘁、肝腦塗地、亦不足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而乃妄自尊大、驕縱異常、隨其喜怒以為黜陟、任其好惡以為刑賞、以屬札待督撫、受其跪道而不以為傷、以目下視屬員、令其坐班而不以為僭、

天子之詞臣、而等於奴隸

天子之侍衛、而供伊前驅、種種悖逆、罄竹難書、此一款悉悖之小人也、而且黷貨無厭、惟利是圖、指軍需而派欽、動公帑而冒銷、薦舉人必索謝賂、參劾一缺、必售私人、奪鹽窩、縱夾帶、

實及銷鉄販私茶運川木部同賈堅、此又一弄罰之小人也、如此欺

君罔

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誅之、不容少緩須臾者也、而

皇上天覆地載之量、不即加誅、猶復逐一令其明白回奏、臣以為弄奚充又當愧懼交迫、痛自悔艾、竭力振勉、以贖前愆矣、而乃更肆欺罔、怙惡不悛、希掩飾其悖亂之行、於敗露之後、仍日事其說詐之謀、於懲望之餘、此又一惡不畏死之小人也、今

是

臣恥與同列、亟請正法、而

皇上

聖明、猶以為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內外大臣、俞僉謀畫一、

仰見我
皇上與衆共棄之
聖心仍寓寬宥保全之
聖德即四海之外萬世之遠亦無不共仰共見者伏乞
皇上俯如
廷臣所請明正典刑以彰
国法臣不敢復有異议緣係奉
旨勅议具奏事理貼黃难尽合併声明

議誅逆臣年羹堯疏 雍正三年

廣西巡撫臣李紱謹

題

為請誅奸惡悖亂之逆臣以正

國

法事。雍正三年八月廿一日准吏部等衙門咨前事內開雍正三年七月十九日內閣鈔奏事員外郎張文彬捧出內閣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參奏年羹堯奏摺奉

旨覽

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參劾年羹堯奏章既悉年羹堯昔撫川陝總督貪黷婪放縱網利營私本應即加處分因伊立有青海之功朕貰欲委曲保全故罷其總督之位授為杭州將軍令其效力以贖前愆乃今事事敗露不料其欺罔悖逆之罪

至於此極、實為國法之所不宥、如當日贊拜以開國元勳輔政犯罪三十條、遂致不可保全、年羹堯今日之功勞、豈能贊拜之大、而所犯之情罪、則甚於鰲拜、朕展轉思維、自古之帝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鳥盡弓藏之譏、然使曲為寬宥、則廢典常而虧國法、將來何以示懲、卿等合詞參奏、乃在廷公論、若此、而國家賞罰大事、必詢問內外大臣、僉謀畫一、可降旨詢問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各秉公心、各抒己見、平情酌議、應否作何處分、即速具奏、欽此、相應前移咨前去、欽遵施行、計粘抄疏一紙、等因、奉

旨咨移到臣、欽此欽遵、依臣看得春溫秋肅、大化本無心而

而成傾覆栽培上天實因材而篤苟有勞之可錄

國家有不次之恩苟有罪之當誅

王者有無私之法、日向任部院衙門即開年羹堯奸貪枉泰

植黨營私因無案牘可憑未便即為參糾近准各部

移咨欽奉

上諭如知其婪贓鉅萬積惡盈千事事皆有確據盍海宇

所駭聞實史冊所稀有欽惟

皇上念其微勞茲彈奏交上止令自奏盖

天覆地載之量無以復加令內閣九卿詹事科道上本奏參已

在衆棄之條允屬大同之論

皇上猶復虛衷

諭令降旨詢問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及內外大臣、僉謀真一、

日謹遵

旨平情酌議上覆

聖鑒伏查青海之役、年羹堯任封疆之重、既不能弭釁於未形之先、復不能制寇於方張之際、初統大兵、親至西寧、即甚無功、進剿以下多有損傷、其後青海底定、皆上賴

聖主指授、下由將士同心、年羹堯未聞奇蹤之謀、亦無迅速之力、特以身膺專閫、例得敘功、以視贊拜開

國元勳、相去甚遠、其一切貪婪之罪、冒銷兵餉、冒敘軍功、擾

並茶之法、專川陝之利、効力人員之財物、盡入貪橐、築城運米之夕粮、悉帰私橐、岂贓盈千萬、罪止於貪、尚可援議功之條、止辛敢逆贓、以仰体

皇上天地生全之德、至於陰謀巨測、狂妄多端、謬借閫外之權、以劫

九重之威福、妄謂

朝中有事、以惑四海之人心、至令蒙古藩王屈体、所過督撫跪迎、等威擬于

至尊、要地廣置其私党、則大逆不道、法所難寬、不赦之罪、誅岂衆逆而未定、然將之戒、己身蹈而莫辭、由聞春秋

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應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所請將年羹堯交與法司嚴審正法以為人臣不忠不法之戒青海微勞應毋庸議臣謹遵

旨具

奏伏乞

皇上乾斷施行

議請誅奸雍正四年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謹

題為欽奉

上諭事、竊照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罪大惡極、天下共知者乎、伏惟我

皇上以聰明睿智之

聖人為

天與人歸之

聖主、而又

大孝格

天、至誠動物、則凡天下含生之類、血氣之倫、莫不涵濡于
仁至義盡之中、鼓舞于光天化日之下矣、至所以尊其位、重其
祿、同其好惡、以篤棐親者、又豈千古帝王所能希冀萬一
者哉、惟阿其那、塞斯黑者、位極人臣、地居密近、正當殫
其忠誠、竭其智慮、以輔佐乎
聖明、則寄股肱之任者、莫如伊、膺心膂之托者、莫如伊、指山河
而盟帶礪、萬世子孫、不失王侯之爵、豈非身
國同其久長者乎、乃不量其德之淺、而才之庸、惟日事其心
之奸、而計之狡、
皇上屢加之恩、而不知勸、

皇上屢訓之切而不知懲直至大罪縣著極悪彰明神人共
憤中外共棄我
皇上仁同覆載
聖量合乾坤猶不允諸王大臣之亟請而
特深遲廻不忍之天心
天心及今塞思黒悪貫滿盈冥誅隨及我
皇上聞奏之下
聖心猶為惻然則四海九州莫不仰
皇上之至仁千秋萬世莫不頌
皇上之大德矣今又欲將阿其那從寛曲宥

無拘內外臣工可知
皇上平日天恩下逮二人無時不望其悔悟無事不求其可
寬自始至今未嘗或稍者也然而
皇上之欲從寬曲宥者
大舜之心臣子之不敢順從者皋陶之法伏乞
皇上將阿其那即正典刑以称快乎人心以垂戒乎萬世臣
未敢擅便為此具章謹
題請
旨施行

劾尚書任事過銳 乾隆六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統勳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欽惟我

皇上任用材賢、豈擇英俊尚書公臣訥親、以勳閥世胄、幼侍

禁近、蒙被

殊恩、晉領部務、膺棟梁之重任、而樹寮寀之儀型、誠不可不慎也、臣伏採物論、備察輿情、其不能不仰煩

聖慮者、尚有兩端、請為我

皇上陳之

一承辦事務大多、恐有疏失之處也、尚書公訥親未及強

仕之年、統理吏部兩戶部、入典宿衛、參贊中樞、兼以出納

王言、趨承

禁闥、此外

特交事件、尚有多端、即其智能有餘、亦苦分身乏術、如我精

神勞憊、必至貽悞事机、我

皇上日覽萬幾、親裁庶政、今日之大臣、必不得以不親細務藉

口、若伙納親概行武斷、則政務有叢脞之虞、必欲巨細

兼綜則案件有濡滯之患、見令訥親所管事務、何者

可以量行酌減、非臣愚所敢妄議、但量能而授之政、委任

以盡其材、俾其才猷識力、常餘于所辦之事、則精磨

之虞可免而贊襄之効益著矣

一任事过鋭臣虞逢迎者之漸衆也詢親以一人之身兼理事處且時蒙

召對

聲用方隆輿論所屬人員奔走恐后即同官寮寀亦皆斂手而避其鋒鋩倘伏其開賄賂之门窃威福之柄

聖明

在上必不容其如此即臺垣諸臣亦必有抗疏而論奏者然正謂事出于因公跡涉于任怨或反復駁詰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事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日意氣过鋭之机所不免也以臣所闻议之者曰部中议覆事件歷來所奉

諭旨、與題定之例、有皆可因用者、則堂司官多兩引以待其主

持、又云督撫題請事件、今屬代寬則吏戶兩部、或改归從

嚴、若督撫從嚴、則內部必無改寬之事、為此說者、多

出于很口之難调、而聞此说者、不得不慮

東以內省、蓋既為

朝廷信用之大臣、則當時恪謹、集思廣益、慕推賢讓能之

風、著同寅協恭之誼、以無忝工杰公補之雅望也、以上所

所論二事、在今日不見有其端、而將來恐漸成偏任、我

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于至公、納親之居心行事、當亦極爲报

称、至其職任之繁简、尚望

聖明裁度氣象之謙盈猶異
諭旨剴示商頌有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日願致凤人之
義以爲宰執之箴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裁抑相臣居官之親族 乾隆六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劉統勳謹

奏為請抑裁抑相臣之親族、以昭示平均之

聖治事、臣伏見大學士、臣張廷玉歷事

三朝、小心敬慎、我

皇上待之以誠、優之以禮、

眷注隆恩、久而勿替、可謂遭逢極盛者矣、然而大名之下、責備

恒多、勳業之成、晚而當慎、其子姓親族見在居官者、

大衆不能不啓天下之物議也、臣竊聞外間輿論、動之云

桐城張姚兩姓、佔却半部縉紳、溯厥由來、時氏之在

桐城發跡既有百餘年，自原任大學士張英以文章
品行受知
聖祖仁皇帝，其後科第漸多，仕宦日盛，迄至今日，名登仕版
者有張廷瓚、張廷璐、張廷璩、張廷球、張廷瑑、張廷珊、
張若霔、張若需、張若曹、張若潭、張若宣、張若荃、張若机、張若珣、
張若鳴、張若嶧、張若尹、張若日謹、張若璠、張若馥。至于姚氏之在桐城，亦本
系巨族，與張姓世為婚姻，里閈相望，情好甚篤。近年以
來，姚姓仕宦者不無藉資大學士張廷玉之處，其
見遊仕籍者，則有姚孔鋠、姚孔鈵、姚孔廠、姚孔瑄、姚
廷棟、姚興滇、姚興浞、姚淮、姚鉉，以上數十人，其宗支之遠

近、戚誼之厚等、尚未及周知、然居官食祿者、比比其衆、此盈滿之候、而傾覆之机所易伏者也、夫以一身之中、兩姓之內、而有數十人捷要路之津、負赫奕之世勢、則其里克捆理、依草附木之徒、必不盡守分而斂迹矣、但氏得官之由、或因科目、或蒙薦舉、或叨襲蔭、或係議叙、日增月盈、以至于今、未便遽議裁汰、惟稍抑其身陞遷之路、俾知有持盈戒滿之心、引嫌退避之义、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臣切聞

聖祖仁皇帝、特曾因近臣中有陞轉太速之员、

特諭停止陞授原任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景曾、適在其內、在

伊等身受者，信為宜然。至今遍訪者，亦謂公當。臣愚謂宜倣此意。

敕下大學士張廷玉會同吏部衙門，將張姓部冊有名者，詳悉查明。其同姓不宗、毋遠房親誼，不在此例。但將實係親房近支、累世家察見任之員，開列奏聞。俟

命下之日，為始三年以內，除

特旨陞用外，其餘一概停陞。遇有參罰照例降革，遇此三年，仍作資俸陞轉。我

皇上優待大臣，

恩禮備至，而臣愚猶此未易議者，欲使望風趨附之人知

朝廷登進之私以期世受

國恩之家長享福澤于無窮也今之議狀兆二姓亦未服詳加考核而責中式以為有數十百人之衆一經查奏之後則其實在多寡明白無疑于外議者之疑不待辨而釋然矣此項侍從人員有見地而明達者自信為成全愛惜之道若謬見有屈抑之處則係懵懂無知之輩又何必急于登用以長其驕惰之氣也哉至于外省督撫司道等官未必絕不迎合現習之見彼見閣臣方今信用或于其親族之仕進者不免格外題拔以見德于今日之愛而加許睞以冀日將恐愚而墜詭術此又勢之必至者也且大學

士張廷玉年既七十矣若俾天下後世信為無偏無黨之大臣不但享令名于無窮亦必不憂門祚之衰落若其親戚子姪知進而不知退議之者既多則嫉之者必衆恐因枝葉之蕃昌轉致本根之剝蝕也我

皇上方以蕩平正直之道示臣工而閣臣又秉進退人才之權今以停陞之

旨為訓誡之方既有以昭政治之均平即有以示相臣之謙退愈覺堂廉之間同心一德臣愚于此不勝私心之願望也臣謹直抒所見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議己革大学士和珅罪状 嘉慶四年

直隷総督臣胡季堂跪

為遵

奏

旨授據実覆奏事、切臣途次三河県、接兵部火票、遞到嘉慶

四年正月十一日、内閣奉

上諭一道、諭将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

據実迅速覆奏、欽此、仰見

聖主睿鑒如

神、大公至正、

執法鋤奸之中、寓隆治遵

親〻義、伏查和珅起自寒微、洊膺宰執、受

大上皇帝逾格恩施、実近日中所罕有、和珅如在人類、何致喪

盡天良、不知

君父大義、乃嚣

国病民、幾同川楚发匪、貪黜(黷)放蕩、真一無耻小人、伏讀

聖諭所指罪状、九洩病漏机容、擅押軍报、把持部務、担護親

友、ゝゝ弄权、舞弊種ゝ、貪婪無厭、已屬罪不容誅、至驕奢

乘輿、直入、

禁門、修建園屋、竟仿

大内、甚至

太上皇帝批摺、敢称不知撕毁另行擬旨、喪心病狂、目無
君上、至於此極、殊屬悖逆、是和珅不特得罪
聖躬、且得罪於
太上皇帝、实
神人所共憤、
天地所不容、此等大逆不臣之法、凡海内外臣民莫不同望殲滅、
以彰
國憲、伏查一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亟祈我
皇上特頒諭旨、立將和珅依大逆律、押赴市曹、凌遲處死、
上紓

太上皇帝在
天之
憤懣下快天下人心之積恨、臣世受
國恩、未能及早參奏、已蒙
皇上燭照撿束循省、怵惕靡寧、惟祈
勅部將臣嚴議治罪、以為大臣不能彈劾奸究者戒、臣
謹呈
旨據實覆
奏、

審擬詞臣洪亮吉訕謗 國政之罪 嘉慶四年

成親王永 等謹

奏為遵

旨會同嚴審定擬具奏事竊臣等欽奉

諭旨將洪亮吉所陳各條逐一研訊當將洪亮吉親筆供

單恭呈

御覽奉

旨洪亮吉著革職交軍機王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

奏欽此臣等復會同提訊與前供無異再四駁詰洪亮吉

惟有伏地叩頭痛哭流涕自稱迂腐小官罔識政治一

時糊塗、信筆混寫、今蒙逐層指示、小夢方醒、實在追

悔何及、只求從重治罪等語、查洪亮吉以點嘩小儒、倖登

詞館、不思束身名教、術分墳典、延妄生異議、擻肆狂吠、

其所稱

皇上當先法

憲皇帝之嚴明、復法

仁皇帝之寬仁等語、我

朝

列祖

列宗文武神聖、

德威並濟、洪亮吉以小臣妄測
高深、責存軒輊、殊屬狂謬、並稱三四月以來
視朝稍晏、恐有伶優近習之人熒惑
聖聽等語、我
皇上親政以來
宵旰勤勞、刻無暇矣、迄現當
琼陰之中、東寡既察、
太本先明凡有習識之倫、無不同深欽幕、戴洪亮吉膽敢以不
忍萌諸心不忍出諸口之言、肆責謗訕、尤為罪不容誅、至
各條內如認和珅為老師、了孫士毅寶光鼐吳省蘭、

為和珅屈膝之李侍堯、蔡錫榮、韓鑅、昏夜向和珅營求
丐茶酒為倩官之胡長齡、汪滋畹等、皆係已正法和珅
任內之事、大半已經身故之人、正曹孝
諭旨、凡依附和珅者、不必株連、自應毋庸查究、其所稱衆口
交誉之劉清、未尽民長人之怨恨之戴如煌、獲罪甚重之
秦承恩、惠齡、聲名狼籍之張誠基、陳文緯、通恩、明善、
未經嚴行治罪、並稱有向軍機章京奏章煦、求認師生、探取
御製詩消息、行賄係遣考取優等、又已故總督李奉翰、將
取站規門包、又江南狗天相、負冤未伸、皆由蘇凌阿貪
贓散法等款、鞫訊之下、俱稱得自傳聞、毫無指實、

其如刘清業已奉
旨賞加道銜、随同廣興办事、秦承恩業経奉審、查無闲城
避賊、致難民投訴情形、是以
加恩釋放、惡齡因其屬獲首犯、是以蒙
恩擢補侍郎、杨天相一名、案現在查办、洪亮吉全無闻及見
所言竟同夢囈、均毋庸置议外、洪亮吉身係翰林印
伏條陳時事、現當
皇上廣開言路之時、亦应自具奏章、輙交该管衙门代進、況闌
涉、
皇上起居政治、竟將毫無影響之談、妄寫書札、各處投遞、

居心更不可問、敢思我

皇上勅幾勤政、求莫求寧、中外臣民無不共聞共見、洪亮

吉自外生成何傷

日月、但無礼於君者、罪在不赦、況敢肆其誹謗、實屬喪心病狂、

無復人礼、洪亮吉一犯、應請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其原

呈書札詩詞一併繳進、所有臣等會同審擬緣由、恭摺

具

奏請

旨施行、

參劾提督統兵無方副將臨陣退縮　嘉慶十四年

二品頂戴兩廣總督　奴才百齡跪

奏為據實參

奏以飭戎行而裨緝捕事、竊照外洋舟師、專為勦捕洋匪而設提鎮將備、管駕舟師、必其身先士卒、遇賊殲擒、斷無不效命之兵、亦斷無不畏死之賊、何至賊匪肆無忌憚、恣睢猖狂、無如粵東武備廢弛已久、奴才自到任後、疾行通飭闔省水陸各鎮協營、一体督飭弁兵、力圖振作、以挽頹風、迄今陸路鎮將等官、尚能奮勉、每當派令防堵口岸、偵緝盜賊、亦多勇幹出力之員、以營伍可漸期整肅、

惟水師之恇怯、無能克成錮疾、奴才初猶以偵捕窠聚之
時、水師在在需員、未敢急遽苛責、因復再三告誡、務祛
畏葸之習、俾海氛及早蕩平、庶可上慰
宸懷、
下紓民力、乃數月以來、留心體察、水師內鎮將各員類
皆疲玩畏縮者、前因舟師在洋、巡緝未能詳悉底
裏、近于防堵內河海口、目擊情形、實深憤懣、即如此
次提臣孫全謀督同護左翼鎮之副將王國寶、署香
江協之參將何英、遊擊林孫、守備曾榮、千總梁勳、外
委邵戎虎、吳協山等、各乘米艇、及從九品盧楚元、趙應
壬管帶紅單小巡船、駛至番禺縣沙灣、勒捕張保

仔等、匪船乘直前來迎拒、惟時祇有遊擊林孫、守備曾榮、千總果梁韜、把總萬超、唐茂高、外委萬東有、鄧成彪等、駕駛五船、隨同孫全謀在前攻擊、而王國寶何英各帶米艇、見賊船、先行駛退、其代九品盧楚元趙應壬等、所帶紅單亦相隨奔避、更有外委吳協山因所駕米艇一隻、擱淺、弁兵竟敢棄船逃避、以致米艇被賊刦去、次晚達帮停泊、適有鹽船五隻、經过何英及盧楚元等、又認係賊船、紛紛駕船奔避、不知藏躲何處、陽宿始回、追至赤瀝角洋面、圍捕張保仔、鄭一嫂之時、提目孫全謀、碣石鎮黃飛鵬、在東面港口堵擊、惟參將沈燵

黄朝輔、遊擊林孫、黄振烈、守備曾榮、蔡逢彥、蔡琛華、千總葛超等、兵船十二隻隨同在前、輪番轟擊、其遊擊陳雄彪等十二船、不過遠施砲火、而千總劉壯、陳有先、外委可等、九船、竟落後觀望、不肯向前、至王國寶督帶兵船二十餘號、在西面港口進剿、十月二十一日、賊幫冒死全從東港口竄出東面、兵船不敢堵切截、而王國寶明知事當緊急、尚藉口防守西面、安然休泊、不動、及遣漁艇飛往招喚、始從容駛到、而賊既遠遁、至曾帶紅單船之員弁、內惟候補千總黄正嵩、奮勇向前、攻打、其餘亦皆遠放炮火、甚至有把總林剛、私帶紅單兵船、駛至虎門藏

錄經奴才查出押令归帮、似此畏縮抗玩之員、若不痛加懲辦、何以儆捕務而肅戎政。查何英始則見賊潛退、繼復疑賊驚逃、王国寶在內河堵截、時見賊至而隨同敗退、在外洋圍攻時、見賊竄而逗緩不前、俱屬咎無可逭、相應請

旨將署春江協副將之海口營參將何英兼護左翼鎮之順德協副將王国寶、均請革職治罪、外委吳協山遇賊逃避、弃失師船、亦應請斥革治罪、把捴林綱于勒捕喫緊之時、私帶兵船逃出、殊屬胆玩、應請斥革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其在沙湾見賊隨同敗退之把捴謝陞、李榮、高周锝

勝、張吳祥、外委施英、楊羅芳、洪耀忠、王廷朝、李逢春、郭
天貴、劉文韜、十一名、及在赤瀝角退縮不前之千總劉杜陳
有光、外委趙可、曾步青、陳耀祥、黃君雄、胡明陞、黃朝福
李変秋、概請斥革、棍責枷號海口三個月示懲、其督帶
該弁等兵船之名將倫等、容俟查明咨部從加議處、代
九品盧楚元、趙應壬、雖係文員、但已派管紅單巡船擊
賊、偏屢次退縮、均請革職、留粵緝捕、以觀後効、至提臣
孫全謀前獲愆尤、仰荷
天恩
棄瑕錄用、復俾以提督重任、奴才每向談提督再三諄
囑、務須嚴飭將備兵丁、激發天良、認真出力、以期仰副

聖主養威蓄銳之訓、無如該提督徒有虛名、全無實際、本年四月內、在荷包灣勦賊一事、以少勝多、尚屬奮勇、不意近來竟不能訓練將備兵丁、恪遵號令、且當赤瀝角賊婦鄭一嫂等、潛逃之時、奴才探悉船數無多、節次札催、該提督同黃飛鵬舟師趕緊会商前往、與繒船夾擊、該提督一味游移觀望、及至統兵往勦、而尚督力兵合力環攻、迨後仍復虛應故事、已不肯入港內近擊、又不能在港炭防、致令窮迫之賊、乘間脫逃、經年累月以來、难得此大奸机会、遠近官民、無不以為巨寇當殲、海洋從此可除大患、乃該提督竟一無展布、付以

塞港之石舟而不用、投以焚賊之火艇而不用、坐任功隳積
其失机玩兜之愆、尚浮于畏葸之何矣、王国寶查此次勦捕張
保仔等匪帮、合計生擒及殲斃者、共有二千四百餘名、為
數固屬不少、但在內河經陸路文武員弁、督率兵勇生擒
擊斃者、有一千餘名、在赤瀝角洋面縉漁各船于師船未
到之先圍擊十餘日、轟死已多、迨師到後、又連次帮同
打是赤瀝角斃賊一千四百餘名、亦無盡係師船之力、在
該提督固不能攘為己功、奴才亦不敢掩飭其过、現在
閭巷小民亦無不归怨孫全谋、且有憤恨泣下者、即該提
督亦自知統馭無方、無可置辯、相应请

旨、將廣東提督孫全謀、或予降革、其員缺另候
簡員補授、抑或革去頂戴、暫留本任、帶罪緝補之處、伏候
皇上睿裁、伏念 奴才自抵粤以來、日與前撫臣韓封、護撫任
衔、署藩司陳若霖、署臬司溫承志、及各道州縣悉心
籌論、緝捕事宜、嚴接濟以絕盜之生源、船炮以壯軍之
勢、不敢一事不竭盡犬馬心力、仰冀我
皇上俯恤下情、叠領
帑項、以資經費、不啻巨萬、一切應需之項、並節省支用、而所費
已屬不貲、竊以洋匪一日不滅、海疆一日不寧、今乃虛糜
多帑、不克剪除寇暴、誠不解各該員等、是何居心

奴才實不料粵省水師習氣之怯一至于此〻固由于前督
臣吳熊光之不能實力整飭然吳熊光遠在省垣或于舟
師勤惰未及周知而前提督錢夢虎在粵四年之久竟
置海洋緝捕于不問無怪賊不知有兵〻不知有將〻不
知有軍令〻甚至現在配駕新船調到之水師兵丁多有
不諳牽篷放砲者尤為廢弛之明驗奴才親問孫全謀及
各鎮將備等官均亦不能為之阮諱奴才自恨未能早赴粵
垣立時整飭實覺慚愧至廢弛員弁概行懲辦不但現在
之水師兵丁可留者少亦安保新用之官新募之兵尽能得力
惟是洋匪尚在未靖亟須厚集舟師勦辦以杜尤

懲創、以期仰仗
天威、俾得咸知儆惕、則將來貽誤海疆、上煩
聖慮、奴才何能當此重譴、至錢夢虎府駛水師、至此令得託疾歸
鄉、俾身安養、殊不足以昭激勸、諒夢虎此時足疾已愈、應請
旨飭令該員來粵、以備弁降補、責令隨同出洋緝捕、庶令在事
知貽誤地方之員、並經離省仍未能置身事外、或可通儆戒
行、是否有當、謹據實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寄參來司聯卷　加慶二十年

山東巡撫　臣　程國仁　跪

奏為察陳東省事勢窒礙萬難施展情形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臣一介儒生，叨荷非常

恩遇，數年之間，由京堂兩司擢陞巡撫，調任山東，自揣（捐）糜頂踵，

不足報効萬一，蒞任以仰托

皇上洪福，五穀豐稔，民氣安怡，糧艘重運，催趲較早，實為極

好氣象。至地方應行整飭事宜，前經臣列陳五條，咸蒙

聖明

採擇，曲加

示、竊謂旅循有自、尚可漸就規模、乃數月以來、細查兩省光景、受病皆在本原、一切吏治民風、衰頹敗壞、為各省所未覩、並為目前稽所未詳、據此情勢、亟由省中各大吏共挽頹風、不知伊于胡底、夫以極敝之區、求挽回之法、急宜破除常格、大加懲勸、以鼓其氣、亦當遵循成例、恪守繩墨、以匡其趨、總在準情酌禮、因時制宜、以於揆理刑名、吏治委任、固重、而諸事皆先由司查辦、始詳臬以移推行、必須彼此虛己秉公、方能和衷共濟、若不揆情理之宜、有責被阻、則循吏之事、視為拘泥、破格之舉、指為紛更、以致以兩司為左右手、一經牽制、通體不能展舒、而全省風氣又

視大吏為轉移省中微形扞格呼應便覺不靈近年山東巡撫時時有距跗之形不能展施尺寸臣在甘肅浙江鳳陽其事即札致前撫臣和順武怪係巡撫不肯和衷劾其平心下氣斯于公事有俾和舜武方謂臣局外不知當局之難臣此次到任倍切謹勤遇事處衷商確不敢稍存貴見異稜識可感詎習氣相仍勞不可破民不畏官屬員不畏上司播弄是非陽奉陰違甚至大員亦然尤甚者如臬司溫承惠倨不肯居為人下外似振作有為實皆刻覈別以致大日前之伺遂其威福自擅之計及至乃關利害再之商酌轉復貌形退遜以為卸其責表樂觀成敗即

如八月初四日、臣方料理入闈監臨、接據曹縣報知黃河北岸、考城堤工漫口、曹屬正當頂沖、勢甚險急、臣因藩司初到、溫承惠曾經辦過河工賑務、即面商、欲委令先行前往、查辦、溫承惠答以此係藩司之事、若委伊往辦、即刻告病等語、臣正在焦急、即欲親往、接到河臣咨文、始知蘭儀南岸漫溢、曹工尚不吃重、乃委藩司馳往查勘、撫卹、以此緊要事務、竟致疾呼莫應、其跋扈情形、難逃

洞鑒、至查溫承惠年餘以來、訪辦各事宜、亦復虛懦性成、毫無實際、如查虧空、初不同查出之虧挪、似此設法者進、亦不計查參、以便

帑
上聞、
項有着無着、祇函一恭了事、以為事已
即可諉責、并欲藉此張声势、以緝匪類一事、僅將哥帝窃
盜、捕獲數起、遂謂已就肅清、而未清盜源、盜爪仍熾、詢
來上司衙门、有督緝之責、無自行差捕之例、今乃調派
各處捕役、紛紛四出、所派者、又係身犯重罪之人、即令掌發
數犯、功罪不能相抵、况假借威勢、甚至恐嚇勒詐、州縣長
之數、如長官、殊滋物議、又如審理詞訟一項、上年臬司報稱
審結積案、至千餘起、其實此内犯原告不到、詳銷、即兩造
和息擬結、求其判判曲直、按律懲治、不及千之二三、積
壓已結復翻、旧案又成新案、控越之風、仍然未息、且各省

惟首府有發審局，令臬司設專局，調撥現任州縣久住省
中，其人大率輕佻便利，巧于趨避，甚至造言生事，傾陷紙
藉此鑽營陞調，因而樹立黨援，竟成門户。有外府屬者
州縣，揣測影響，人人自危，亦復無志奮興。此等沉痼惡習
一日不除，則山東一日不治。臣資格本淺，材質又庸，況臬司且益
精慈，尤不及之辣手。新任藩司岳濬，安詳樸實，講詩學，謹
慎奉公。臣前之共及，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温承意貌其
新進，承其戒懼，虛詞相恐，以致藩司每用一工，而幾費躊
躇；欲上一詳，而幾經躊顧。將來墮入術中，恐亦未能免累。
勸果前撫臣和舜文武在任時，辦理公事，可謂竭盡心力，而

地方究未見大有起色、實因兩各懷私意、以致和舜武諉予尉時
然當時未敢一言陳奏者、則以溫承惠遇事督托、言力為整頓、堅稱
備辦、莫知端倪、誠恐身之牴牾、若自處于同僚是玩、是以抑
辦、徐全貴志以從目旬揣才具、斷不及和舜武、即伏勉力趋公、
殫竭精力、亦不過如和舜武之自加刻責、目今
恩深重、一身何敢顧惜、但念膺此重任、僅于日行尋常件中殫精竭慮、
名為辦事、實未能辦一有裨大局之事、徒然竊高位糜厚祿、無以對
君父、下無以質衾影、每一念及、坐臥不寧、飲食俱廢、天下論治者、無
不以山東左為第一難治之區、于此間大小官員亦莫不存難以
從為之見、目若畏難思退、上負

聖主委任殊恩、萬〻不敢稍存此志、然竟敢忍不言、坐廁循分戰
守〻列、苟為旦夕自全之計、日復一日、貽悞地方、則辜
恩更甚、負咎尤深、臣現欽奉
諭旨出關、擬即當前往省西安、頃交民料理運河及完省中一切公件、
若俟不能應手、勢難遙制、必致顧此失彼、再四思維、惶恐無計、
不得不據實縷陳下悃、仰求
聖主裁奪指示遵行、此有東省乃勢窒礙萬難施展情形、謹縷
晰密摺瀝誠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臣不勝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陳請歸養疏 康熙十八年

翰林院檢討李因篤謹

奏為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

恩歸養事竊惟幼年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

苦心故求賢者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孝行兼優之人凡有內閣學士臣某等

旁採虛声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廌特蒙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撫臣促臣起

催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衰多疾病又緣避冦墜馬左肢

受傷晝夜呻吟久成痼疾因須牀褥扶侍需人臣止一弟

因材、代幼过断继于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四十有九，兄文孟無、母子茕茕、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难离、随经具呈衷辞、次弟移咨吏部、谓咨中三人、其中称親援病避有推诿、一概駁回、窃思已病或可伪言、親老豈容假借、臣夙極思不育、恩蒙口赐生、指指即之端、痛思臣母兼暮之年、不幸身婴残疾、臣若貪戀承

恩召背母遠行、必致倚门倚闾、风病增剧、况衰龄七十、久困扶床、

輦路三千、难通骨指、一旦待北辰而已远、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子而不忍言者、则是毛裏之体徼、不逮其親温凊之絶裾、自忘其母、风木之怨、终於餅罍之耻、矣縱臣永为名教罪人、

附歸籍 外補

陳請歸養　李因篤

陳請休致　趙申喬

乞補外吏　謝濟世

劄子戒兩員

聖朝非臣愚〻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及草木、咸被矜容、自能推錫類〻仁、被於士庶、聿

忍子無母子、傾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盍用臣去臣家

遠、故以虛拳拳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玄、

所居里閈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已病且衰、妻孥支離至

于此極也、即部臣推讓之語、概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次舍

其親而不知之故頑也、且臣謫遁、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于君親出處〻大閑〻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

己卯、不惟瀆褻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陝負疾、踈進貽譏、則于薦臣亦為有靦面目、去年臺司
郡邑、給牌遣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
朝之限、茲迫于戴星、而冈寢之私、倍縈于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
就途、志結荒途、如墮雲霧、祇期趨聯對見臣母在前、寢
食俱忘、肝腸迸裂、不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
皇上至孝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教倫厚俗、違遠前朝、而臣甘遺
爲老親、殺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被薦以來
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敢遂情壅

上聞、隨于三月初三日、扶病考試業
皇上授之前列、奉
旨授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叅叨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于去秋入京、在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
自臣遠離膝下、衷痛殆侵、晝夜思臣、流涕已雙目昏瞀
眈隨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併廻念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于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

下忱惟有哀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

為獨子與母例相符伏願

皇上將沛恩施許臣遄歸養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殘病餘生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銜環鏤骨

誓竭畢生而報

國方長罔名有日益當力酬

知遇務展涓埃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陳情及理字數逾格貼黃難盡統祈

鑒宥施行

陳請休致 康熙四十七年

偏沅巡撫臣趙申喬謹

奏為瀝情乞休事竊臣一介庸材謬方手仍由刑部員外郎告假

在籍蒙

恩召見

特授浙江布政使隨陞本省巡撫又調用今職偏沅巡撫從來未

有之遭逢臣自顧何人膺茲

異數是竭盡駑駘犹未足報稱萬一而臣賦質愚闇秉性拘迂

九載以來罪愆實多若然非

聖主之寬恩安能苟延于今日臣日夜宵旦悚

天感泣不能自已并也至本年部议革职诚为允当又蒙
皇上施恩格外、仍留原任、
高天厚地、未足上拟生成、岂敢重渎
圣明、何安旦夕、惟是臣自服官治民、俱系隻身办理、若一日不能
操笔、即有一日不能发之文移、一日不能亲勤、即有一日不能理
之案件、今臣年已六十有七、精力日耗、目力日昏、且右臂酸疼
每发即稚于操笔、右足之筋痛、每发即艰于举步、以再迟延、
日久必致贻误地方、臣思于何官、湖南何地、若以衰老残躯、
靡廪禄而荒职守、臣罪益深、臣心滋惧、孰不知犬马状恩、
恩

主、頂踵不容自愛、但臣年已成老、臣力已衰、益切感
累之心、愧無報
恩之日、是以謹瀝實情、瀝陳于
君父之前、懇祈
皇上俯念封疆重大、於臣之老、鑒臣之心、允臣之請、准歸田
里、倘不即填溝壑、得以草野餘生、咏歌于堯天舜日之
下、則感結
鴻恩於罔極矣、瀝請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

已補外吏 乾隆三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謝濟世謹

奏為瀝陳下情事

恩降補外吏乃竊惟科道之望內陞甚於外擢而人情或願外轉不願左遷況臣負罪至該受

恩至重欲留陪侍之振且依

日月之光而傍聲欬

執顏遽辭

風闕犬馬戀主蛇亦銜珠臣獨何心反勝斯人伏念臣繼母特氏年已七十有七臣又係獨子慎自雍正甲辰秋叙閣赴補

母子離別、十五年於茲矣丙午冬從軍出塞、母氏含悲蓋
以弟孫、倚門閭而望子、者、又十二年以茲矣、目今若復
班、尚是子舍、頃者母氏書來、道及行動艱難、身日昏聵、開
識轉懷、愧懼交并、欲歸養則家道貧苦、甘旨不供、不
孝有三、其一斯存、欲迎養則道路西至京、水陸七千餘里、江
湖之風波可畏、車馬之顛覆亦可虞、欲歸省則往返動經
半年、在家不過數月、乍面又須告別、已別却難再面、慈
母之涕淚縱縱、游子之方寸終亂、是則夫忠夫孝、二者難兼、
而在官去官、無一而可、臣再四躊躇、惟有外補鄰省、庶以
迎養數年、但臣才能己不稱道府之官、而要還朝又無司

請之例違例干秩瑞不可闕伏乞

勅部治臣妄請之罪或知州或知縣降授微員俾臣將母之忱或湖南或廣東量予近地臣亦風塵下吏違避臺諫請班然民社在身外以竭駑駘之力母子聚首內以伸烏鳥之私並公廷屈膝於上官勝往時荷戈於荒塞臣無任衷悲之至謹

奏